



檀香树

〔印度〕古尔辛·南达

辽宁人民出版社

檀 香 树

〔印度〕古尔辛·南达

辽 宁 人 民 出 版 社

一九八六年·沈阳

檀 香 树

Tian Xiang Shu

薛克翹 译

王晓丹

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(沈阳市南京街6段1里2号) 建平县印刷厂印刷

字数: 240,000 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11
印数: 1—11,700

1986年4月第1版

1986年4月第1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刘 跃

责任校对: 赵学良

封面设计: 杨丽珠

统一书号: 10090·407

定价: 1.60元

序

薛克翘和王晓丹同志翻译的印度小说即将出版了，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同志要我写几句话。我是搞印度文学的，当然义不容辞。

过去，我们对印度文学介绍的不够，所以我国读者对它知道得很少。近年来在季羨林教授等老前辈的关怀和带动下，懂印度语言的同志们做了大量的研究和翻译工作，许多印度文学作品被陆续介绍过来，但所介绍和翻译的全是所谓纯文学作品（又称严肃文学作品），而对于通俗文学作品（又称流行文学作品）重视不够，也没有作过任何介绍，尽管这类作品在印度拥有亿万读者，相当畅销。

我们认为，阳春白雪是文学，下里巴人也是文学。从内容上讲，通俗文学中有健康和不健康的作品，纯文学中同样也有严肃和不严肃的作品。所以问题不在于是纯文学还是通俗文学这种形式，问题在于内容的好坏和艺术的高低。我们应当实事求是，具体分析。

几年前，我国出版了一部印度通俗小说《断线风筝》，结果引起极大反响，再版几次，都被抢购一空。据我所知，东北、河北、云南等地的一些剧团也将该小说改编成话剧、评剧等，多次演出，座无虚席。

《檀香树》、《爱情的火花》与《断线风筝》都是印度

通俗小说作家古尔辛·南达的作品。到目前为止，古尔辛·南达已出版了五十多部小说，其中不少已拍成电影。他的作品颇受青年和一般市民的欢迎，总是一版再版。

古尔辛·南达的小说有以下几个特点：

1、描写爱情。南达的每一部小说都是描写爱情生活的，一个爱情故事贯穿始终。有时也同时描写几对情人的悲欢离合。矛盾和冲突围绕着爱情展开，又围绕着爱情结束。有的是悲剧，有的是喜剧。因此可以说，爱情是南达小说的生命，没有爱情就没有南达的小说。

2、颂扬真、善、美，批判假、恶、丑。作者写爱情并不是单纯写爱情，而是要揭露、鞭笞爱情生活中的假、恶、丑的灵魂，教育人们同不道德行为、欺骗行为、门第观念、封建礼教、自私自利等丑的东西作斗争。与此同时，作者又鲜明地颂扬和赞美真的、善的、美的东西，引导人们学习光明磊落、仗义疏财、纯洁善良、锄强扶弱、见义勇为等优良品质。

3、情节曲折、起伏跌宕、引人入胜。南达善于运用电影手法，小说中时而暴风骤雨、时而月白风清；时而万壑飞瀑，时而平川缓流，使人无暇旁顾。虽然巧事连篇，但却不悖情理。

4、文字通俗易懂，朴实流畅。南达使用的语言是一般群众的语言，在印度，只要有一般文化程度的人都能看懂他的小说。

由于南达的小说具有以上这些特点，所以在印度相当流行，广大青年很少有不读他的小说的。《檀香树》和《爱情

的火花》中译本就要问世了，我想它一定会受到我国广大青年读者的欢迎。

刘国楠

1985年5月

目 录

序·····	刘国楠
檀香树·····	薛克翘 译 (1)
爱情的火花·····	王晓丹 译 (181)

檀 香 树

薛克翘 译

一架印度航空公司的波音飞机越过美洲和欧洲大陆上空，正朝着印度方向疾飞。飞机越是接近印度，机上印度乘客的心就越跳得厉害。他们的脸上显露出尽快亲近祖国的急切神情。

乘客当中有一位青年瑜珈^①师，名叫切顿·阿南德，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五名弟子。这位年仅二十三、四岁的瑜珈师，容光焕发，仪表不俗，看上去真有些超凡入圣的样子。现在，他正在返回阔别四年之久的故园。在欧洲和美国，他那玄妙的演讲曾引起不小的轰动。由于缺乏宗教气氛和精神寄托，在那些地方，人们的生活变得漫无目的；而进入原子时代的现实，又必然给人们带来恐惧和精神上的不平衡。所以，他们一旦听到印度出家人和贤哲们关于人生最终目的的解释，便觉茅塞顿开，重新燃起对生活的崭新愿望。他们是那样如醉如痴地倾听这位瑜珈师的演讲，仿佛是在倾听转世神明给他们以解救灵魂的启示。对他们那受到伤害的心灵来说，瑜珈师口中道出的每一个词仿佛都是一种很大的抚慰，

① 瑜珈，印度古代哲学派别之一。又是出家人的一种修炼方法，类似我国的气功。书中“青年瑜珈师”指婚前出家修炼瑜珈而卓有成就者。

使他们的心得到平静、幸福和喜悦。

这位瑜伽师此次玄秘的宗教宣传收获很大。现在，他同自己的弟子们一起满载着盛誉返回印度。飞机上，这位瑜伽大师正坐在自己的座位上闭目静思，坐在旁边的弟子们不时虔敬地朝他看看。

“吃饭的时间到了，大师，您用点什么？”空中小姐来到瑜伽师身边，小声地询问。

瑜伽师还在静坐。空中小姐又重复了一遍问话，这次，她那甜美的声音似乎打断了瑜伽大师的静思，他慢慢地睁开眼睛，看了一眼面前站着的漂亮的女服务员，然后很有礼貌地说：“小姐，今天我斋戒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空中小姐很自然地微笑着说，“不过，您可以用点水果呀。”

“水果，噢，可以。”瑜伽师顿了一下说。接着他看了看旁边的弟子们，他们大概都饿得心发慌了，巴不得师父同意用水果，所以，一听到师父说“可以”，一个个的脸上都露出了喜悦的神情。

不一会儿，空中小姐端着一个盛水果的大托盘来到瑜伽师面前放下。盘子里盛有好几种水果。瑜伽师向盘子里看了一眼，发现其中有一个很大的金色苹果非常惹人喜爱，他的目光立刻被吸引住了。他凝视片刻之后，便伸手去拿那个苹果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他拿苹果的手指抖动了。他用一块餐巾擦净那个苹果，仔细地端详着，仿佛那个苹果和他的生活有着某种特殊的关系。

他眼睛看着苹果，心中想着苹果，脑海中浮现出往昔的

情景。瑜伽师仿佛回到了几年前，走进了西姆拉地方的一个果园，那里的苹果树上挂满了金黄色的果实。当时，他还不是一个瑜伽师，既没有关于瑜伽的学问，也没有穿褐色的袈裟。那时他只是一个名叫切顿的某学院的青年学生。

切顿并不是一个人呆在那个果园里，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一名他们学院的女同学帕雅尔。两个人不是用手去摘苹果，而是试图用嘴去咬那挂在树枝上的苹果。一会儿是帕雅尔跳起来咬，一会儿是切顿跳起来。有一次，他们俩同时跳了起来，而且咬住了同一个苹果。他们俩各自用力向自己方面拉，苹果裂成了两半，每人嘴里叼了一半。切顿立刻把嘴里的半个苹果拿下来，说：“这个苹果是我咬下来的。”

“不对，是我咬下来的。”帕雅尔笑着说。

“好吧，就算是平了。”切顿伸出手来表示让步。

“不行，你输了。”帕雅尔坚持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你长得高，我长得矮。你本来应当咬下苹果，可我和你一块儿咬了下来，所以你输了。”

“那你身体轻，我身体重，”切顿也按照这个逻辑争辩说，“本来应当是你咬下苹果，可我和你一块儿咬了下来，所以是你输了。”

“那好吧，咱们俩谁都没输，平了。”

“来吧，咱们缔结和平条约。把你的那半苹果给我，我这半给你。”

“干嘛？我吃你咬过的……”

帕雅尔的话还没说完，切顿就从她手上把那半个苹果抢了过来，又把自己的一半塞到帕雅尔的嘴里，帕雅尔吃吃地笑了。然后，两个人躺到草丛中吃了起来。

他们前边的树上落着一对鹦鹉，它们咕咕地叫着，从一条枝杈跳到另一条枝杈，啄着树枝上的果子。切顿看着这对鹦鹉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这对鹦鹉多自由啊，唉，要是我们也能象这对鸟一样多好，可以在蓝天里自由飞翔。”

“对，喜欢哪里就飞到哪里，无忧无虑，无拘无束。”帕雅尔沉思着说。突然，她转过脸来对切顿说：“你给我抓一只鹦鹉吧。”

“不，我认为，把鸟类当俘虏是有罪过的。”

“我不把它当俘虏，我要把它当作客人，用好吃的果子喂它，给它油饼和甜食吃。我还要给它起个名，”她顽皮地看着切顿，停了一下说，“叫做切顿。”

“啊，你想把我变成鹦鹉？”切顿装出不高兴的样子说，并抓住她的辫子一拉。

“哎哟，”帕雅尔疼得叫了起来，“好，好，不把你变成鹦鹉。”

“那变成什么？”切顿放开她的辫子问。

“俘虏，爱情的俘虏。”帕雅尔深情地说着，用手去抚摸切顿的嘴唇。

不知切顿想起了什么，张开嘴使劲地咬住了她的手指。帕雅尔又疼得叫了起来：“哎哟！”

这时突然一声枪响，两只鹦鹉应声落到了地上，拍打着翅膀挣扎着。切顿立即放开帕雅尔的手指坐了起来。

“爸爸。”帕雅尔脱口而出。说着，她立即跳了起来，象闪电一样迅速地钻进旁边茂密的灌木丛中不见了。

切顿刚想跑，身后突然有人一把抓住了他的脖子。切顿挣扎着去看抓他的人，原来是帕雅尔的父亲杜尔加·普拉萨德上校的管家。管家一手抓住切顿的脖子，另一只手里抓着几只鸚鵡，用眼睛瞪着切顿。

“小子，你在这儿干嘛？”管家见切顿神色慌张，便用怀疑的语气问道。

“来玩呗。”切顿猛地挣脱开管家的手，刚要跑开，杜尔加·普拉萨德上校已经来到跟前，他手里提着枪，气哼哼地说：“你，你来这儿干嘛？”

“先生，我，我到您的园子里来摘一个苹果。我妈妈斋戒的时候总想吃这个园子里的苹果。”切顿找了个借口。

“噢，你妈妈到现在还没有忘记这个园子。你跟她说说，以后斋戒就到市场上去买苹果吃，吃偷来的苹果会破坏斋戒的。”上校扬起脖子盛气凌人地说。

听了这话，切顿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就好象脸上被人打了一巴掌一样。他强压住怒火，口气和缓地说：“对不起，我错了。”

“以后再别犯这样的错误，这园子不是你父亲的。”上校又用话刺了他一下。

切顿这次忍不住了，他用憎恶的眼光瞅着上校，说：“以前这园子是我父亲的。只不过现在您是这园子的主人罢了。”

“怎么？我是这个园子的堂堂正正的主人，不对吗？我

用满满一口袋卢比买的。”杜尔加·普拉萨德上校傲气地说。

“我爷爷也是用满满一口袋卢比从迪奈什·辛赫那里买来的。不幸的是，我父亲赌博的时候把它输掉了。不过，先前，这园子也不是迪奈什·辛赫的。这是他妻子的陪嫁，是他的岳父从德里的一个王妃那里买来的。因为当时正处在大起义^①中，社会动荡不安，王妃不得已才卖掉的。上校先生，这就是它的历史，这说明，这个园子并不会永久地属于某一个主人，它也许会成为某种不幸的根源。”

“我不会输掉它的，我不是象你父亲那样的赌徒！”杜尔加·普拉萨德上校叫道。

“您可以把它给女儿作陪嫁。”没等上校把枪举起来，切顿已经跑掉了，躲到了灌木丛后头。

上校还在用眼睛搜寻切顿，这时，管家在地上拾起了帕雅尔脚上戴的一对脚铃，说：“老爷，那小子的话没说错。”

“你胡说什么？”上校回过身来。

“老爷，瞧，这是帕雅尔脚上的脚铃。”管家托着一对脚铃送给上校看。

上校从他手上抓过脚铃，心里不知想着什么，嘴上喃喃地说：“噢，原来这样！”

“是啊，他不是上这个园子里偷苹果，而是想上您生活的园子里偷您那最美最珍贵的果子。要是帕雅尔被他勾引上手……”

“别说了！我会喝了他的血，我要枪毙了他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打死过十二个德国鬼子。”上校气得要发疯了，

^① 指1857年至1859年的印度民族大起义。

他提着枪快步走出了园子。管家看了看地上的死鸚鵡，连忙拾起来，去追自己的主人。

切顿回来的时候，家里一个人也没有。他直接来到厨房，拎起铜水罐一连倒了好几杯水咕嘟咕嘟地喝了下去。喝完了凉水，怒气才消了，他饿得很，又来到灶前找吃的东西。他端起了盘子刚要吃，忽听门外有人叫喊，切顿忙去开门，原来是邮差。

“是我舅舅的汇款吧？”

“是，你妈妈呢？”邮差从口袋里拿出了汇款单问。

“她，她正在做祷告。”

“那怎么签字？”

“拿来吧，我去找她签。”

邮差把汇款单交给了切顿。切顿拿着汇款单来到里屋，拿起桌子上的钢笔，模仿着妈妈的字体签了字。然后又拿着汇款单仔细地看了看，觉得自己的签字和母亲的完全一样，便满意地拿着汇款单出来，交给了邮差。邮差仔细地看了看签字，然后拿出十张十卢比的钞票放到切顿手上。然而，当邮差背上口袋转身要走的时候，切顿的母亲香蒂·黛维手里拿着一个作祷告用的盘子从对面胡同里走来。邮差吃了一惊，连忙站住了。

“先生，是我哥哥汇款来了吧？”切顿的母亲问道。

“啊，是，是，您刚才不在家，可他说您在作祷告。”邮差瞪着切顿说。

“怎样，我没说谎吧？瞧，她手里不是拿着盘子吗？”

切顿强词夺理地说。

“可你说是在屋里……”

“哎呀，大叔，我哪里说在屋里了。”切顿打断邮差的话，大声地说。

“嗨，你还强词夺理。你不是把单子拿进屋里去找你妈妈签字的吗？”邮差火了。

“我说过多少遍了，你不要模仿别人签字，你就是不听。”母亲为了让邮差消气，故意责备儿子说。

“干这种事总有一天会被送进监狱的，大嫂，冒名签字可是犯法的呀。来，您再签一次吧。”邮差又把单子递给了香蒂·黛维。

“哎呀，妈，瞧，我签的和您签的完全一样，您就没有必要再签了。”

“你住嘴！你要是再干这种事可别怪我不客气。”母亲责备着儿子，在单子上签了字，交给了邮差。邮差嘟嘟囔囔地走了。

香蒂·黛维从切顿手里接过钱，正要进门，突然听到有人大喊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她回转身来，见杜尔加·普拉萨德上校站在面前。

“我要用枪打死你儿子。”

“我儿子犯了什么罪？”香蒂·黛维皱起了眉头问。

“这个流氓、坏蛋，想勾引我那个不懂事的女儿。”

“你最好还是先管好自己的女儿，别让她受勾引。”

“她还不懂事。”

“那您是明白事理的呀，上校先生。”

“啊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在支持你的儿子。”

“不对。既然您在我面前骂他是流氓、坏蛋，那么怎么能叫我支持您呢？”

“好，你记住，香蒂·黛维，要是你儿子再去想法勾引我的女儿，我就让他活不成，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打死过十二个德国鬼子。走！管家，咱们走！”

没等香蒂·黛维回敬，上校先生已经走了。香蒂·黛维生气地关上房门，切顿正躲在门后偷听。母亲生气地看了切顿一眼。切顿见母亲的脸色变了，忙说：“妈，你顶上校顶得真好，他……”

母亲没等他把话说完，就抡起胳膊打了他一个耳光，切顿吃了一惊：“妈……”

“你不管怎么调皮我都能容忍，可我不能容忍你去勾引人家的女孩子。”

“妈，不是……”

“得了，得了，不要表白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你说说你爱她，你们之间有了爱情，那个女孩子也爱你。现在的年轻人嘴里都是这一套。不过，你要记住，作为一个赌徒的儿子，是没有权利谈恋爱的。你必须首先洗清家庭的污点，要加倍努力，改变你爸爸的坏名声才行，明白吗？”她一口气说完了这些话，不等切顿答话就拿着盘子进里屋去了。

切顿在原地站了许久，想着母亲的话。这是母亲第一次这样严厉地对他讲自己心里隐藏的话，这中间既有训诫又有鞭策。

二

第二天课余时间，切顿和帕雅尔正在学院的图书馆里读书。两个人谁都不说话，各看各的书，但也不时地抬起头对视一下。帕雅尔只是把书打开来装装样子，其实她一直在注意着切顿。她一点点地往切顿身边凑，最后完全凑到切顿身边了。她小声地说：“你今天怎么啦？不高兴了？”

“妈妈不许我和你见面。”

“我爸爸也不许。”

“他说什么了？”

“你要是再和那个流氓一起鬼混，我就把他枪毙了。”

“你怎么说？”

“我什么也没说，只是心里觉得好笑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做父母的都是这样，开始的时候先吓唬，最后还得向爱情屈服。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从书里，从小说里知道的。”

“帕雅尔，书上写的和实际上发生的有很大差距。我是一个赌徒的儿子，名声很不好。你父亲是根本不会同意的。对他来说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”

“切顿，昨天发生的事我不管，也不想，可今天我是爱你的，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今天。”

“不对，帕雅尔，我不能违背母亲的话。”说完，切顿